



温梓川著

## 序 一

我是一個學詩未成去而不知學什麼的人。但我仍舊喜歡唸詩，尤其是自己感着心底裏十分空虛的時候，就非尋出詩來哼哼不可了。不特有韻詩常常被我大哼，就是波特拉耳式的散文詩也會被我哼成惡之花調的。最可笑的是我之對於詩是始於哼而終於哼的。凡是合味的詩，我哼了又哼，甚至於五哼六哼，甚至於十哼百哼；不合味的詩，至

多是一哼，有時祇半哼。然而在哼以外，我便一無所有了。我還沒有得着一柄量詩的尺去量詩的美醜和好壞，所以我不是批評家；我也不曾尋出自己本能上的偏嗜來，我說不出那一派那一家的詩於我是最相宜的，所謂婉約哪，豪放哪，沖淡哪，豔麗哪，酒與女子哪，血與劍哪，……在我看來，都無所軒輊，所以我還不能算是一個有眼光的玩味家，也許我祇是一個盲目的哼詩的人吧。我不願幫助那一派去消滅其他各派。如果某一派的詩佔領了文壇的全部，我以為未免太單調了；遣派的詩人和批評家也許會高奏凱歌以鳴其勝利，但對於和我相像的哼詩的人是很不利的。

，有如被迫着只許吃楊梅而不許吃荔枝一樣。

然而我的口味並非廣泛到沒有範圍。我不愛雅頌而愛國風，不愛漢賦而愛樂府，不愛試帖詩而愛宋詞愛元曲：不愛青年人模倣李白杜甫所寫的假唐詩，而愛他們的白話新詩。

爲了口味的關係，所以我熱望着新詩的繁盛，並且感着近年來新詩的收穫太貧乏了。我幾乎忍不住要踏宋人的覆轍而去撰新詩的苗了！我以爲至少也該讓新詩自由發展。但是偶然睜開眼睛看看，却發現了不少的怪物在踐踏詩苗。他們用了道德，禮教和功利主義將新詩拘束起來，他

們把公安局的職務統統擱在文藝身上。他們自然是白費心思的，然而新詩之所以遲遲發育，也許不是無因的吧。

國木田獨步的「少年的悲哀」一文是這樣開端的：

『少年的歡喜倘是詩，少年的悲哀也是詩。宿在自然的心裏的歡喜若是可歌的，那在自然的心裏低語的悲哀也是可歌的了。』（依周作人先生譯）

我每次哼了上面的文句，便覺得眼前比較的寬闊而光明了。我雖然知道自己不是一個能夠放情地唱出自己的生命的天才，但我總十分希望我的青年朋友們能夠放情地在唱，歡喜歡也好，悲哀也好，超乎歡喜悲哀以上的也好。

梓川先生便是相當於我的希望的一位青年朋友。他將近年所做的新詩編成一本咖啡店的待女交給我，要我寫些什麼在上面。我哼了又哼，覺得很合我的口味。我怕我的鈍錐兒裏鑽不出相宜的話來，所以躊躇又躊躇。但我在哼過他的清麗玲瓏的新詩之後，終於不能不介紹給一般口味相投的朋友。

章鐵民十七年九月一日在真如。

## 序 二

這無疑地是些戀愛的詩歌了。

雖然同處在人間，而感情之不相同，有時竟比相隔數世紀或千萬里還要厲害。在這個圈子裏，把戀愛認為青年人的權利，對於納妾嫖妓則認為無恥的惡行；而在那個圈子裏，公開地納妾嫖妓，對於青年講戀愛倒非常疾首痛心；精神不相一致如此，自然對於戀愛詩的評價也有天淵之

別了。

我雖已踏進落寞的中年門闕，少年的夢影依然濃密地印在心頭，自問還不至醜得那樣地步；一方面正在謾罵青年講戀愛，一方面却又積極去佔領「小家碧玉」，所以溫君「來吧，女郎，我心愛的女郎，請你聽一曲愉快的歌唱！」的情緒，也自問還能了然於懷的。

戀愛是一切詩歌的源泉，也是一切藝術長成的必然途徑；這話固不是那些低能兒所能了解，而事實如此，是內容掩沒的。取證不必待遠，柳永以前那些詞家，即如歐陽修是一代儒宗，他的詞還是離不了「弄筆偎人久，描花試



手初，等閒妨了綉工夫，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。『水晶雙枕，傍有墮釵橫』那些側艷之詞。要是宇宙間把這個愛字去掉，真不知要減掉了多少光彩，痿敗了多少藝之花！

所以，我對於溫君以戀愛來入詩，那是無間然的。小亞細亞有一首民歌，叫做「唉唉醫生啊」，其中說：『我害的是愛情的病，這個病是沒有法兒醫治的！你把你耳朵貼在我心上，你可以聽得見我心坎裏每一個搏動都在呼喚我的愛人哩』，戀愛是青年的光榮，青年的權利，那隻烏鴉配得上來多嘴呢！？

至於，詩的本身，有鐵民兄的序文在，我不多說了。

一九二九，九，六。曹聚仁

## 序 三

灰色的人生，灰色的人生！這是多麼令人聽了沮喪的  
言辭呀！真的，生在二十世紀末的人們，尤其是我們中國  
人，頻年的干戈，怎不使我們心灰意懶。天賦以富豐的情  
感，底過敏神經，詩人們，所預感的人生，當然脫不了灰  
色的侵染的。梓川君，我的朋友，作了一集「咖啡店的侍  
女」，他底熱情的奔放，真是無以復加了。可是集里的，

要是一翻開來，我們所發現的辭句，大都是憤世疾俗的。  
一片荒涼淒冷的景物，急速地就顯現在我們的眼前了。

你聽他唱：

人生的過程好像是在做飄渺的夢，  
籠罩着的是一個渺渺茫茫的愁網；  
一切是懵懂一切在逃亡，  
觸目的都是輕薄和驕狂！

人生的過程好像是在做飄渺的夢，  
又像那無涯的大海和遼闊的天空，  
富貴榮華何嘗不是衰草和殘紅？

唯有我的心啊是苦悶和悲痛！

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  
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

——飄渺的夢

這**不是**悲世憤俗的心底話麼？人生的過程沒有經驗到的人們，也可以吟出這樣的辭句嗎？當然，我們的詩人還

在盛年的時期，可是他的腦筋底所受的刺戟，八十老翁的長期底經驗，也難勝過他底刹那的一觸！雖然這種滿含着灰色的色彩的詩觸目皆是，總之是樂觀者所不及目的。

詩府風格，可以隨人創造的。要是死守一格，那就不能其爲詩了，作者的這本「咖啡店的侍女」有一種特色，就是詩中譜以戀歌。這種風格，在我看來，是別有風味的。他這樣寫着：

……

聽，你聽，這悠揚的內的歌聲！

聽，你聽，這充滿凄冷的色情！



遇見了太陽使要消逝；

還是盡情地相愛吧！

你我的生命也是短短的。

………海濱

這是多麼肉感而迷人的戀歌呀！要是作者沒有如此技巧，那能將這些戀歌的風彩更熱烈的表現呢？

梓川君是在南洋的檳城生長的，所以對於南洋以風景幽美著名的檳城多有說及，什麼椰風，蕉影，棕櫚……他都寫得很生動，南洋特有的風味，除了楊騷外，那就要算到我們的詩人梓川君了。「海濱」那篇，南洋的色彩的



濃厚，真使人魂夢難忘。

因為生長在南洋，目擊當地種種悲憤的事，恨不得要捨身救渡之慨，然而薄弱的單身之力，那能抵禦強有力的壓迫。所以成了一首一悲憤的歌曲一，這首我看了，真受感動，雖然我亦是南洋生長的人，然而……請你們靜靜地傾聽他的一悲憤一：

椰樹蕭蕭

蕉影飄搖

何處來的悲憤的歌曲

淒淒 冷冷 斷斷 續續